

在少林寺遇见他们(下)

——少林人的故事

◆ 李阳泉

在少林寺里过年

少林寺堂主永乾法师的禅房不时有些小和尚出入，那些小和尚经过法师跟前时总耍很恭敬地施礼，然后便忙着搬搬抬抬的。释永乾，俗名常丙乾，1946 年生于河南临汝县。法师说，快过年了，山上也会忙一些，这不，弟子们正帮我打扫呢。

这里怎么过年?也很热闹吗?是啊，过年可热闹呢，不光是我们这些常住僧过，在外游历的僧人也会尽量赶回来与大家团聚，八方信众也能来不少，说起来这寺里过年和你们在家过也没太大差别。我们也搞联欢会，也包饺子，大年初一也互相拜年，特别是方丈那里就更热闹了，差不多四点钟就有人起来给他拜年了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过年的事情?您能给我具体讲讲吗?永乾法师点点头，说开了：农历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成道日，春节活动也就从此开始了。这天凌晨的早课佛事之前，要在释迦牟尼的佛龛前敬献六种新鲜瓜果，作为供品。早课佛事除一切照旧之外，还要加上“浴佛”一项礼仪。“浴佛”是象征性地用汤为佛沐浴。这项礼仪包含两种含意。一是纪念佛祖成道，为佛祖塑像清除一下俗尘；一是让佛祖干干净净过春节。早课佛事之后，就是同俗家一样吃“八宝饭”，也叫“腊八粥”。吃过腊八粥，当家和尚就开始安排办年货事宜，为了把需要之物准备齐全，便根据每个僧徒的能耐，进行一次通盘分工。

到了腊月二十三，晚课佛事一毕，全寺僧众齐集西寮房，举行“普茶”仪规。“普茶”就好像俗人召开茶话会或联欢会一样，大家一边吃着新鲜水果，负责置办年货的僧人一边当着大众向当家和尚“报账”，报告自己负责的年货项目置办情况。有才艺的僧人这一天也会给大伙儿献上点绝活儿，助助兴。从腊月二十四开始，一连三天进行大扫除。大扫除先从每座佛殿的佛塞内扫起，一直扫到寺院四周。从腊月二十七起，就开始准备佛前供果和春节膳食，以及写贴对联等。年三十早晨，从做佛事开始，基本上一天到晚全寺钟、磬法器齐鸣，各殿均有专人把一碗碗供品高举过头到佛前。大雄宝殿内十大供，其余殿堂都上小供。大供二十大碗，小供六个小碗。这都是象征性的让佛祖、菩萨、罗汉同全寺僧徒一道欢度新春佳节。上供之后，住持和尚率领全寺僧众，逐一在一尊尊佛像前烧香叩头，进行这种佛事活动名曰“普佛”。

除夕之夜，要吃“辞岁钱串”。也就是面条拌饺子，有点儿像馄饨。晚课之后，要行“辞岁礼”，也就是弟子要向师父和长辈、长者磕头，祝愿他们健康长寿，同辈和同龄人之间要互相合十问好。

到了春节那天，寺院钟鼓齐鸣，还要鸣放鞭炮。大家互相拜年，可热闹呢！这天早晨还要吃“晨饺”，然后，在八点多钟大伙儿都集合在大雄宝殿，诵读佛经。还要先后到各殿佛像前进行佛事和念诵，这我们叫做“普供”。

永乾法师在讲述的时候，语调一直缓缓的，脸上泛着新年的喜气。“马上就过年了，你们在山上应该好好体验体验，能来这里过年是缘分呀。”

无意间看到了摆在永乾法师禅房桌子上的一幅小国画，画面非常美观。茂密的山林，清清的溪水，一个小和尚在溪边打水。永乾法师说，这幅画的题目是《深山藏古寺》。宋代画师考试，拟了这么个题，许多人画了高山、密林和寺院一角了事，唯有



■ 武僧团对外演出



■ 少林禅堂

一人画了上述画面，拔得头筹。

听说您来少林很早，没自来水的时候您也扛过水吧?是啊！这一晃我来山上出家有 24 年了，早些年，寺院没有自来水，我就去离寺院五里地外的山溪间担水。实际上，我和少林寺的缘分还不止 24 年，应该更上溯十几个年头儿。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帮寺院干活了，种地、担水、磨豆腐……啥活儿都干。一开始，行正大师总要每月给点钱，不多，大概 10 元钱吧，但是我一次都没要，因为他们的老钱来得不容易，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不需要钱。我觉得自己帮他们做事是应该的，他们都是大智慧的人，一生向善，我觉得能为他们做事，是一种缘分。后来，接触多了，自然而然地信仰了佛教，自然而然地留在了少林。

他说话时的语气淡淡的，似乎这 50 多年的人生经历便如云烟一般淡去，不着痕迹。

演出时观众几乎场场爆满

到少林后第三天我见到了延鲁法师。释延鲁，俗名林清华，1970 年 7 月生于山东省临沂地区郯城县。听人介绍说，延鲁法师的武功修为很好，算得上寺里年轻一辈武僧中的高手。坐下来聊天，才发现延鲁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，还有点儿口吃。他在我们的提问下回忆着许多年前的一幕一幕。

延鲁出生地山东省临沂地区那里也算是武术之乡，得以从小接触武艺。他说：“我叫林清华，父母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是希望我将来有出息考上清华大学的，现在出家在少林寺，感觉就像是佛教里的清华大学一样。我们家乡几乎人人练武，你要是不会两下子，人家就瞧不起你。那时候，电影《少林寺》的播放对我的震动很大，我很想像觉远和尚一样，做个英雄。于是，在父亲的指引下来到了少林寺。因为父亲以前和永信方丈认识，便把我交给了师父。最初父亲只是希望我跟着师父学点真功夫，可是，后来我受师父的影响，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便决定留下来了。”

寺院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皈依仪式，林清华成了释延鲁。为了让父母宽心，延鲁法师在给父母的信中说，自己在少林寺生活得很好，练功非常专注，提高很快。永信师父虽然比自己大了十几岁，可是见识、武学都深不可测，能够拜到这样的老师，比什么都幸福。

如果说延鲁来少林的初衷仅仅是学一身高功夫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可是，仅仅拜师不到几个月，在师父的耳濡目染下，竟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师父的介绍下，他去了开封僧伽培训班学习佛法，在外人看来枯燥的佛教徒生活中，延鲁法师体味到其中的自由感觉，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非常澄明，他说，这种

境界真的让人感到幸福。永信大和尚对延鲁法师非常器重，经常有意识地安排延鲁法师陪自己出访，延鲁法师在师父身边，自然是得到了不少长进。

延鲁法师领师命担任少林武僧团培训基地校长。这个培训基地其实是为武僧团输送人才的，在培训队发现了好苗子，就可以考虑进入武僧团。他已经带领武僧们出国十多次了，演出时观众几乎场场爆满，效果非常好。延鲁法师给我放了一段 VCD 录像，是他们一次演出的场面。那些年纪不大的武僧队员们练起功夫来可都不含糊。尤其是硬气功，眼看着拿大铁棍子往身上砸，啥事儿也没有！更绝的是一个和尚竟然拿肚皮当案板，用一把锋利的刀来切白菜，直看得人心惊肉跳。通过画面，看到延鲁法师坐在台下，表情严肃，像是捏着一把汗。

你有没有亲自上台表演的时候? 这问题问出了，我又有过后悔，作为总教头，一般是不亲自表演的。延鲁法师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什么反感，他说，以前有，现在很少了，但是去年有过一次，那是在不上去不行的情况下。中央某领导到少林寺来，晚上安排了一个表演。他的一个弟子表演硬气功——撞石碑。按说，平常这个表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但是那天出了点差错，由于表演不是在山上，而是在山下的一个旅馆，当时忘了抬他们经常用的那种比较薄的石碑，而是随便找了一块，他当时在台下一看，就把心给悬到嗓子眼儿上了——至少比平时练的那种石碑厚了 5 厘米！再换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的弟子运了半天气，使劲撞了过去，当的一声，石碑纹丝不动。又连续撞了七次，还是没撞断，自己弟子的头皮都破了，这种精神感动了贵宾，他们连说别撞了，别撞了。而延鲁法师当时觉得很不自在，不能让贵宾在少林寺留下遗憾。他一下站起来，纵身上台，贵宾使劲儿拉他，不让他上，万一他再撞不开怎么办？少林寺不是丢大面子了？他站在台上，看见方丈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，把心一横，今天我非撞开不可！其实，延鲁法师的专长是长拳，而非硬气功，但是逼到这份儿上了，责无旁贷，再怎么着，自己的功力在那里放着呢。他站在台上，把上衣脱下来，调整了一下呼吸，直直向石碑撞去，只听一声闷响，石碑从中间断为两截！全场欢声雷动，掌声久久不绝……

能学习中国功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

山力，法号释恒进，1981 年生于德国莱比锡。电影《少林寺》热播到了德国莱比锡，传奇的少林武功一下子打动了 13 岁的山力，他对父母说，我要去中国，去少林寺学功夫！父母起初只是觉得他在说着玩儿，没当回事儿，直到山力买好了大

大的旅行包，准备动身的时候，他们才突然觉得：孩子长大了！能学习中国功夫在德国人看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也许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学成呢。父母没有横加反对，送山力走了。

一路上，山力的心忐忑不安，他的脑子里闪现出许多难题，他对中国的认识只是毛泽东、长城、茶叶、李小龙和少林寺。其他的一概不知。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。怎么办?急也没有用了，已经在飞机上了。飞机在北京着陆，然后，山力去了开封，而没有直接去郑州。在这里，他更进一步了解了少林寺。他知道了，少林寺不光是武术圣地，更是文化沃土。他了解了达摩、慧可等高僧的故事，“他们都做到了别人不怎么做得到的事情”，这是山力对他们充满崇敬的评价。

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，他在武术方面只是稍微学了点基本功，可是语言能力却有了不小的提高。他觉得自己可以去少林寺看看了，便乘车去了少林寺。一路上，他的思绪一直很平稳，没有什么激动，也没有什么恐惧。可是，到了山门，一切都变了，他面对梦中的少林寺，竟又一次陷入了迷惘——这就是少林寺?太威严了！这是我过去的生命中根本没有见到的一种威严！我想学功夫，它会收下我这个外国人吗？

少林寺当然不会轻易收下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但是仅仅学习武术还是可以有径可循的，一个小和尚介绍山力到嵩山少林武术学院延鲁师父那里，山力成了武术学院的一个学生。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一呆竟是 4 年！有人说他是少林寺有史以来呆得最长的外国人之一。由于他好学敏思，颇得延鲁师父的喜爱，便把他收为弟子，取法名恒进。

山力的语言能力也在这几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，由于英文和德文在思维方式上接近，而且出于英语的广泛意义，他把英文学得和他的母语一样熟练，汉语虽然不怎么精通，但基本的交流已经没了问题。“我现在已经可以以师爷和师父做翻译了”，他有些骄傲地说。

提到方丈永信，他的眼中闪现出一种独有的光芒，“师爷是个好人！”他迫不及待地说出一个与师爷之间的故事：一次，他受命陪方丈去德国，在从登封开往郑州的路上，他的小腹剧痛无比。他估计是自己的阑尾炎犯了，想强忍住，可是病来如山倒，没办法，他疼得大叫。这时候，方丈便说要送他去医院，他怕耽误师爷的事情，连说不要紧，可是豆大的汗珠往下滚，怎么都掩饰不住。方丈最终还是把他送到了郑州最好的医院，安排好了才走。山力哭了，说自己第一次为师爷做事，便没有坚持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而永信大师笑笑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你不必内疚。

4 年中，山力回过两次家，他说家里对他很放心，他也很放心家里。在中国这几年，他不光在寺中学艺，还遍览名山大川……他说，很多次外出都是陪着师父去演出时抽空去的。山力的演出被很多媒体报道过，去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。现在的山力，已经开始涉足影视圈儿了。

中央电视台专门为这个少林洋弟子做了一个专题片。他刻录成光盘送我。回来播放时看到一个镜头，是他跪在永信方丈面前，方丈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来少林寺？”他说：“锻炼身体。”方丈又问：“你为什么学佛？”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锻炼身体。”这个故事很有点禅林公案的味道，浅白到了极致，你也说不清深奥是什么了。

少林寺“小”字辈的小武僧

2006 年 3 月 22 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造访少林寺，年仅 8 岁的小沙弥释小广表演的“童子拜佛”引起了普京的极大兴趣，待武僧们表演完毕后，他走下台阶，欣喜地抱起了释小广，并将他扛在肩上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。普京的这一动作，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关注，释小广也因此成为众多媒体关注、报道的对象。

我提出要采访小广的时候，他正在练功，延悦法师专门去找教头说情，才把他请出来。小广非常阳光的样子，见了我，双手合十。我也双手合十还礼。

问起普京总统来的那天的感受，他起初不愿说什么。想必是这些天来接受媒体采访实在太多的缘故。但后来，似乎是看我有些尴尬，便开口说：“我当时没有想到普京会有此动作，当我看到普京突然向我迅速地伸出手来时，自己感到很意外，练武的本能使我身子稍微一动，但是眼睛的余光，让我马上就感到了来自一位老人的关爱之情。可是我 30 多公斤呢，一下子就起来了。”小广说，他也就顺着普京的手，被普京抱在怀里，随后，被举到了肩上。“被抱到怀里时感受到了一种好像被父亲抱在怀里的温情，所以，后来被举到肩上感到一点也不意外，就像以前父亲抱他逗耍一样。”

释小广的老家在长葛市，进寺已经 3 年了，主要练习童子功，小广的功夫在同龄当中应该是数得着的，这和他每天早上 5 时半就起床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艰苦练习是分不开的。小广说他家中还有一个弟弟，现在上幼儿园大班了。弟弟很羡慕他。

对释小广很了解的永信方丈介绍说：“在他同龄人当中，释小广是比较让人喜爱的，在小广的身上有着许多少林寺武僧的优良传统和艰苦练功的精神，因此也受到他的看重和培养，经过这几年来的磨练，他现在已经代表少林寺和师兄们一起去过意大利、瑞士、南美等国家，不久，还将赴香港表演他的拿手好戏——童子拜佛。”

对于自己的出国经历，释小广显得兴奋和自豪，他说他第一次出国是在 6 岁那年去的美国，当时在不懂，到处听到的都是英语，听不惯，非常害怕，上哪去都要师兄陪着，就连上厕所也不敢独自去，害怕闹笑话。

永信方丈说：“像释小广这样的寺院里其实还有呢，他们都是很可爱的，在普京抱小广之前，他就想把一个武僧释小星拉过来，我赶紧把小星藏在身后了，谁知他又拉住了小广……”小星和小广平时就在一起练武、学习，两个人非常肯吃苦，也有着深厚的友谊。他们都是少林寺“小”字辈的小武僧，这个“小”字是不在少林正统传承法系中的，只有习武的小武僧才用这个字，释小龙的“小”也是这样。

（摘自《在少林遇见他们》李阳泉 著 东方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）